盧武陽集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盧武陽集
作者：盧思道　隋朝

本作品收錄於《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賦

孤鴻賦（有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矰繳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鵾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糠，鷄騖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氄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縣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絓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于寒門，遂輕舉于元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于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溯商颸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嚶嚶而相續，潔齊國之氷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沈水宿；避暑言歸，絕漠

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溟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粱為惠，恣其容與。于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窮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溏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納凉賦

祝融司方，朱明屆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歊蒸於簾櫳，流煩溽於園籞。陽風洽其長扇，火雲張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按三條，擊鼉鼓，吹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鑣。入雲宮之　　嵽，煮仙觀之岩嶢。引雄風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霄。動颼颼于翠帳，散霏微于綺寮。

檄

為隋檄陳文

告三江之表，偽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中；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是以三五以降，哲王古后，遠覃聲教，大燀威靈。日月之所照臨，俱荷亭育；舟車之所通泊，咸附象韗。我大隋積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幬蒸民。虞夏受終，顧有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顙北關。內外禔福，區宇懾然。皇上垂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為于越。江界湫湄，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氏眾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以為國。陳霸先下愚小醜，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等蠻觸之戰爭，似鯫魶之跳躍。曇頊昏頑賊忍，不義不慈，剿厥猶子，竊其偽位，蜂蠆非毒，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理切吳光之劒。國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芟夷過於薙氏。加以沈迷麴蘗，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以繼晝，貨賄公行，政刑不立，疎棄良士，狎

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箕歛，杼軸其空，灾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戴目而視。齊之季世，實多涼德。江淮之間，蹔為頊有。便謂三春易求，百年可致。違卜愎諫，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艅艎噎水，顧眄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歷，將一淮海，荊舒之民，奢侈為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揚越之地，為陳孤立。卒弊壤蹙，邦羸政塞。乘奔無轡，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為泰。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居連率，猜狂使酒，竊地外奔。曇頊背恩棄德，是信是使，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頻犯不悛，緣邊諸城，兇頑荐食。聖主以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討。爰詔六軍，分閫授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群。並骨勇肉飛，風驤霧合。憬彼江黃之眾，逿矣彭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隸師。陳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舠利舸，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臂當轅一作「轍」。今荊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振楫，兔走鳧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運艚，吳會裔旅，東西遏絕，通致無由。偽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蕞爾危邦。表裏携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三禮四義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金陵。牙旅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疑可拔。運岱山而壓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銷滅，譬其蘼粉。猥以不武，謬總戎律。上稟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魂，先遊北斗；呂嘉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驂，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為寒心。偽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審青葐之欲歸，知蔣山之應渡。銜璧輿櫬，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為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噬臍。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作「北齊檄陳文」。按：檄中有「齊之季世，實多凉德，」及「周宣馭歷」等語，明是隋檄，今正之。）

表

北齊為百官賀甘露表

竊以河榮洛變，授祉於勳華；玄玉素鱗，降靈于湯武。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至，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總天維，傍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雲卿旣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神物荐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珠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邀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秘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石。

書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消難，妻齊神武女，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歸周，歷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舉兵應尉遲迥，復歸于陳，為車騎將軍。及陳平，免死，卒于家。按：此書乃隋高熲伐陳時也。熲為尚書左僕射。）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葢不獲已。且聖主敬于恩舊，情期欵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眚。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于京輔，舊友密親，擊鐘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為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舡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序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皇帝以上睿統天，大明御極，殫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棱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效

異，山澤薦祉，華裔率從，幽顯咸帙。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儷天，道冠邵陵，業逾嫳姒。慧雲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爇，九服照其餘光。乃睠參墟，實惟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巖坰，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層城，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陸，氣中南宮，商飆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華揚旆，雕玉徐輪。問百年而拜輦，朝萬靈以按節。熊渠佽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遘茲淨域，並悅鷲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轅，義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皋朔文辭，甫陳男祝，王谷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論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徃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

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延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畧，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虎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賔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湯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受政入掩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蹔臨，如風掃籜。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

匕首竊發。爾其夷兇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析，堂搆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為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刳剔，躬運矛鋋。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為戮，並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搖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于僭偽，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泛愛，禮賢好士，聞人之善，若己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為。是以主昏於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趨疑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孝於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隆平不永，期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嗣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出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為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叅將，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思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畧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燻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

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於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河清之末，長彗為災。太史奏言：『須用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鄧。士開禮於疎行，長粲為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為，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儛蹈成羣。梁重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以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疋。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舞弄王法，淹塞天聽，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鬙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皂隸，本是鞞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恆。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冤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內叅年少，閹宦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官室，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婦，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俟勍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深入，將有降心，士無鬬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眾，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令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眾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荊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　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靡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己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政。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躭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閤，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省以目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宮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女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

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葢天所以啟大隋，非不幸也。

勞生論（有引）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

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韁鑣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聾瞽于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鴟悗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覽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時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鐏，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

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

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爵羅于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邅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騎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搖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菫、石之巷；夕陽且落，皁葢填閻、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嗽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虎，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蹔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媿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　　，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窴迹。礫石變成瑜瑾，茛莠化為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駮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誄

盧記室誄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為壽。爾之無祿，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藹藹，撫翼沖天。尚書亹亹，亦稱象賢。若人擢秀，絕後光前。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迥立。內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

異軫同歸。文成鍾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褒然，觀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　　，從容嘿語。納于大麓，崇建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徳，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譽動朋僚。逖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叅軍事，仍賛中鉉。大沖所縻，徳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蟲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

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如彼斷金。余慕大隠，子惟陸沉。等趨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賛，闕行同箴。娯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何不弔，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物傷心。嗚呼哀哉！

亭伯君山，並嗟湮滅。荀粲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鍾皷不絶。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撰，虚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駸顧慕以遲廻。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同，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祭文

祭漅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饋，敬祭漅湖之靈，曰：

泱漭澄湖，南服之紀，斜通海甸，旁帶江汜，深過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儔，具區非擬。揚越不庭，多歷年紀。王師薄伐，六軍戾止。戒期指日，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天雲夜同。申之若霧，繼以嚴風。塗泥已甚，軌躅不通。有稽天罰，用沮元戎。唯夫百神受職，水靈為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當使日月貞明、天地交泰。雨師止其淋瀝，雲將卷其蔚薈。東渡弋船，南聳雕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霧集，冀馬星羅。無徳不報，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匪蹉。

文

遼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又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照蘇八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壞凝休氣，渚幕榮光，玄扈告符，翠　　啟籙。阿閣朝諠，棘林夜靜，西琯協律，南鄙迎神。衣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禔福，尉候無警，書軌大同。猶以為負扆垂旒，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狥巖廊之重；明行具足，窮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出矣，風雨潤之。屠門飽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蠮蛄，網于仁壽之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鷲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効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按部，雷動雲移，凝鑾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歷，弘濟區宇，前聖後聖，旦暮為期。以此勝因，仰為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雨曜，合德二儀。受綠錯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籠啟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長固磐石。以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俱沐定水，同蔭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

樂府

有所思

長門與長信，憂思並難任。

洞房明月下，空庭綠草深。

怨歌裁潔一作「紈」素，能賦受黃金。

復聞隔湘水，猶言限桂林。

凄凄日巳暮，誰見此時心。

日出東隅行

初月正如鈎，懸光入綺樓。

中有可憐妾，如恨亦如羞。

深情出豔語，密意滿横眸。

楚腰窱且細，孫眉本未愁。

青玉勿當取，雙銀詎可留。

會待東方騎，遙居最上頭。

櫂歌行

秋江見底清，越女復傾城。

方舟共採摘，最得可憐名。

落花流寶珥，微吹動香纓。

帶垂連理濕，擢舉木蘭輕。

順風傳細語，因波寄遠情。

誰能結錦纜，薄暮隱長汀。

美女篇

京洛多妖艷，餘香愛物華。

俱臨鄧渠一作「梁墱」水，共採鄴園花。

時搖五明扇，聊駐七香車。

情疎看笑淺，嬌深盼欲斜。

微津染長黛，新溜濕輕紗。

莫言人未解，隨君獨問家。

河曲遊

鄴下盛風流，河曲有名遊。

應徐託後乘，車馬踐芳洲。

丰茸雞樹密，遥裔鶴煙稠。

日上疑髙葢，雲起類重樓。

金羈自沃若，蘭棹成夷猶。

懸匏動清吹，采菱轉艷謳。

還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

惟畏三春晚，勿言千載憂。

升天行

尋師得道訣，輕舉厭人羣。

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

煎為返魂藥，刻作長生文。

飛策乘流電，彫軒曳彩一作「白」雲。

玄洲望不極，赤野眺無垠。

金樓旦蹇嵷，玉樹曉氛氳。

擁琴遥可聽，吹笙遠詎聞。

不學蜉蝣子，生死何紛紛。

神仙篇

浮生厭危促，名岳共招携。

雲軒遊紫府，風駟上丹梯。

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雞。

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蹊。

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

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

寥廓鸞山右，超越鳳洲西。

一丸應五色，持此救人迷。

城南隅讌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

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

花飛北寺道，絃散南漳濱。

舞動淮南袖，歌揚齊后塵。

駢鑣歇夜馬，接軫限歸輪。

公孫飲彌月，平原讌浹旬。

即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

蜀國弦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

雲浮玉壘夕，日映錦城朝。

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

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

採蓮曲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

擎荷愛圓水，折藕弄長絲。

珮動裙風入，妝消粉汗滋。

菱歌惜不唱，須待暝歸時。

從軍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

犀渠玉劒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

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

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

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

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

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雲間。

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

流水本自斷人腸，堅氷舊來傷馬骨。

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

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

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

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詩

駕出圜丘

開年簡時日，上辛稱天吉。

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

乘輿出九重，金根銜六龍。

章移千乘動，旆舉百神從。

黃麾引朱節，靈鼓應華鍾。

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

風中颺紫煙，壇上埋蒼玉。

贈李若

初發清漳浦，春草正淒淒。

今留素滻曲，夏水已成蹊。

塵起星橋外，日落寶壇西。

庭空野煙合，巢深夕羽迷。

短歌雖製素，長吟當執珪。

寄語當窗婦，非關惜馬蹄。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

故交忽千里，輶車蒞遠盟。

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行。

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

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

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

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

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

前修亦何遠，君其最令名。

贈劉儀同西聘

開邛昔柔遠，賓越盡招携。

豈若馳天使，玉節撫遺黎。

五祠臨渭北，雙嶺帶崤西。

故關看金馬，餘壇聽寶雞。

垂絲被柳陌，落錦覆桃蹊。

分袪俄易慘，離思實難齊。

極野雲峯合，遥嶂日輪低。

塵暗前旌沒，風長後騎嘶。

灞陵行可望，函谷久無泥。

須君勞旋罷，春草共萋萋。

遊梁城

揚鑣歷汴浦，回扈一作「左革右邑」入梁墟。

漢藩文雅地，清塵曖有餘。

賓游多任俠，台苑盛簪裾。

歎息徐公劍，悲涼鄒子書。

亭皋落照盡，原野沍寒初。

鳥散空城夕《盧武陽集》作「久」。，煙銷古樹疏。

東越嚴子陵，西蜀馬相如。

修名竊所慕，長謠獨課虛。

從駕經大慈照寺

（北齊時作。）

玄風冠東户，內範軼西陵。

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

繡栭髙可映，畫栱曇相承。

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

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氷。

迴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

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

山祗効靈物，水若薦休徵。

薄命叨恩紀，徵軀竊自陵。

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春夕經行留侯墓

少小期黃石，晚年遊赤松。

應成羽人去，何忽掩髙封。

疎蕪枕絶野，邐迤帶斜峯。

墳荒隧草沒，碑碎石苔濃。

狙秦懐猛氣，師漢挺柔容。

盛烈芳千祀，深泉閉九重。

夕風吟宰樹，遲光落下春。

遂令懷古客，揮淚獨無從。

上巳禊飲

山泉好風日一作「景」，城市厭囂塵。

聊持一樽酒，共尋千里春。

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

何言出關後，重有入林人？

夜聞鄰妓

倡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

笙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

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

誰能暫留客？解佩一相從。

賦得珠簾

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

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窗人。

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

落花時屢拂，會侍玉階春。

彭城王挽歌

旭日禁門開，隱隱靈輿發。

纔看玉樓迴，稍視龍山沒。

猶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

容衛儼未一作「來」歸，空山照秋月。

樂平長公主挽歌

粧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

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

未言歌笑畢，已覺生容謝。

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

後園宴

常聞昆閬有神仙，雲冠羽佩得長年。

秋夕風動三珠樹，春朝濕露九芝田。

不如鄴城佳麗所，玉樓銀閣與天連。

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百枝然。

流風續洛渚，行雲在南楚。

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女。

便妍不羞澁，妖艷工言語。

池苑正芳菲，得戲不知歸。

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

纖腰如欲斷，側髻似能飛。

南樓日已暮，長簷鳥應度。

竹殿遥聞鳳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

攜手傍花叢，徐步入房櫳。

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

日日相看轉難厭，千嬌萬態不知窮。

欲知妾心無劇已，明月流光滿帳中。

聽鳴蟬篇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

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

長風送晚聲，清露其朝食。

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髙鳴獨見知。

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

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

蹔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

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

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

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

紅塵早蔽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椽髮。

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

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

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劒遊。

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

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

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一作「蘭皐」倦土牛。

歸去來，青山下。

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

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附錄

本傳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

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賊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

有集三十卷行時。子赤松，于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此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